

七日談 (北京篇)

近期有兩部電影在電影院上映，一部是反映抗戰期間受難者面對日本731部隊暴行的《731》，一部是展現「神舟13號」飛船上航天員的故事和壯闊太空景觀的《窗外是藍星》。這兩部電影都有震撼力，也都讓人有無盡的感慨。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從苦難邁向輝煌的歷程，看到的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在涅槃重生中的面貌，看到了這個國家最終跨越歷史的悲情為人類作出新貢獻的無限可能。

電影《731》是一段悲慘歷史的回顧，也是歷史中最深沉的傷痛的展現。它讓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的傷痛，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殘酷的暴行和那些被當作試驗品的普通人的掙扎求存的努力產生尖銳的碰撞。那種在變態的殺戮意志下的實驗突破了人類最後的底線，也讓人看到了中國人在歷史中的慘痛過往，歷史的傷口上可以看到的是讓人難以承受的震撼。這裏有一種絕對的惡在展布自己，也是在這種惡的控制下的受害者的人性展現。創作者努力從「受難者視點」來感受和體驗，讓這些受難的普通人的生命獲得了重大的意義。他們生命的那些爭取不僅僅是見證罪行，而且是在傷痛中展現人的力量。這樣的傷痛甚至讓人難以直面，也讓電影在處理這個題材的時候面臨諸多表達上的難度。電影為了克服這些難度而進行的努力顯得相當艱難和未必符合所有觀眾的更多期待。電影直面了殘酷的暴行和極端的罪惡，同時也讓我們感到受害者的人性光芒和來自中華民族精神基因的堅韌和不屈。

看到美好的未來

張頤武

烈。這是擺脫了地球重力的漫遊，既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的體現，也是中國的技術和工業所支撐的人類發展的高度展現。我們可以看到當年人們所期望的那個「新中國」的高度，也是中國進入浩瀚宇宙的重要的節點。正是國家實力和普通人生活的巨大提升，才創造了走向太空的歷史條件。中國有了從太空審視地球和宇宙

的視角，也有了對於人類未來的更大的關懷，這部電影也討論了地球家園和人類未來遠行的可能，給了我們更多的思考。這個全新的「太空視點」的展現，是電影最吸引的部分，讓我們換一個眼光看待我們的世界。三個宇航員的視角下的中國和世界的壯闊山川和人類的那些創造的印跡讓我們沉浸，而宇航員們的自信從容、勇毅堅韌的狀態也是中國人的面貌和形象的一個部分。中國今天已經在努力為人類作更多的貢獻，也為這個國家創造了新的輝煌，也在引領着未來。

中國的網友創造過一個詞「星辰大海」用來形容中國的未來目標，在這部《窗外是藍星》中，中國人已經置身於星辰大海之中，向着無盡的未來邁進。中國有了這個來自太空的視點和人類的更高遠的關懷，這是這個國家所達到的新高度。這個高度來自於中國人二十世紀以來的艱辛奮鬥，也讓過往歷史中的那些犧牲和苦難得到了歷史的報償。中國今天所站的高度，所具有的力量和所展現的願景，都是過往不斷奮鬥的成果，當然也是走向一個更加輝煌的未來的開始。

曾經的過往到今天的現實，再到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未來，人們都能看到這個「新中國」所展現的力量。

◀以「神舟13號」載人航天任務為主題的紀錄片《窗外是藍星》十月一日起在香港上映。



天水圍的溫情



柳絮紛飛 小冰

天水圍臨近「香港米埔濕地」，米埔濕地是香港的著名風景區，進入了「國際重要濕地名錄」。

遠離市區，位置偏僻，位於元朗西北部的天水圍，長期以經濟欠發達，貧窮人口多，失業率高，犯罪率高而名聲在外，跳樓自殺事件時有發生，流浪者和吸毒人員常有出沒，它幾乎被繁華遺忘了。二〇〇四年，一名男子斬殺妻子和一對雙胞胎女兒之後自殘身亡，事件被拍成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打那以後，天水圍被冠以「悲情城市」之名。

近三十多年，天水圍經歷了巨變，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民間人士的積極參與下，社區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迎進來，從基礎設施到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飛速發展，交通配套跟上，大型商場娛樂設施跟上市區發展，從一個「悲情城市」轉換成為「溫情城市」。

改變一個被邊緣化的地方，需要依靠財政撥款，也一定程度上有賴於一批有志之士的慷慨投入。比如，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協理副校長、立法會議員劉智鵬。年少時在水天圍生活過的劉智鵬，對那裏以及周邊環境非常熟悉，雖然後來搬家了，當了教授，但是他記掛着故里，經常「返屋企」，每次回去見到老街坊，一起傾傾偈，說說當地的過去和現在，也憧憬融入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未來。

劉智鵬重點參與教育事業，在他看來，港英時代倡導的歷史太過側重英國史，太過忽略本地史和中國史。劉教授專注於本地歷史教育，也在文物保護、地方志、活化歷史建築中卓有建樹，他編寫的「賽馬會香港歷史學習計劃」，制定出一套適合本地中小學教育的歷史教材，鼓勵年輕人學習了解當年的「港九大隊」事跡，記住他們保家衛國，拋頭顱灑熱血的奉獻精神，倡導青年不要太多考慮個人得失，要看得遠，要肩負起責任，要創造未來，要書寫新的歷史。

「天水圍」這個名字，有人說，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部分後人從甘肅的天水縣南下至此，為了記住故鄉天水縣，以此命名；另有人說，這裏天藍水綠，村子被大片魚塘圍了個圈兒，水天相連，水天一色，因此賦予了這個美名。今天，鄉村被城市化了，水塘不再大面積存在，舉目是一幢一幢的高樓商廈。

想到政府提出要加快北都建設，一個可期的未來是，天水圍還將是信息化時代的一個新寵。



君子玉言 小查

九月中旬的八閩大地，太陽從早晨起來就是熱的，站在那裏一會兒就汗涔涔了。但早晚卻是舒潤的了，無論在湄洲、霞浦的海邊，還是龍岩的山區。

這是我第二次來湄洲、第二次來龍岩。寧德是第一次。我總覺得福建的地名都蠻好聽，翻開地圖，一一讀來，仙遊龍岩，寧德南平，霞浦安溪……寓意詩意都蠻好。

在媽祖祖廟——拜轉，觀媽祖像，為母親祈福。初秋綠野藍天，白雲與祥鴿齊飛。媽祖目光所至，波平浪靜。

驅車往北岐灘塗，沿山路行至高處往下望，三邊青山圍起一片灘塗，灘塗像塊被海水浸軟的深褐畫布，蜿蜒的水道裏盛着淡藍天光，又映着岸邊的綠，暈出朦朧的青。

有幾位攝影師舉着大長焦在等着什麼。起初我們不明白，這片灘塗有什麼能出片呢？看了一會兒，看出端倪了——灘塗上，零星的漁民在勞作，有的彎腰撿着蠣、螺子，有的推着小竹車慢慢挪。五顏六色的衣裳點綴在深色泥灘上，不密，卻像水墨畫上輕輕點了幾筆油彩，整片灘塗都活了，簡潔靈動。

遠處還有一片插着密密竹竿的養殖場，再過去又有一座小山，小山那邊應該就是大海了。能夠想像，若是晨曦初起或者夕陽西下時分，灘塗披彩，這裏一定又成油彩畫了。絕對大片！

遠遠盯着那些小點似的漁民看——他們走得很慢，頭頂烈日，腳踩泥灘，手在泥濘中挖掘，這樣勞作一天是什麼感覺呢？走下山，已經有漁民把挖來的海物往船上裝了，一邊大聲說笑着。我好像鬆了一口氣——他們開心勞作，我們稱為風景也無妨了。

趕在落日前入住東壁村一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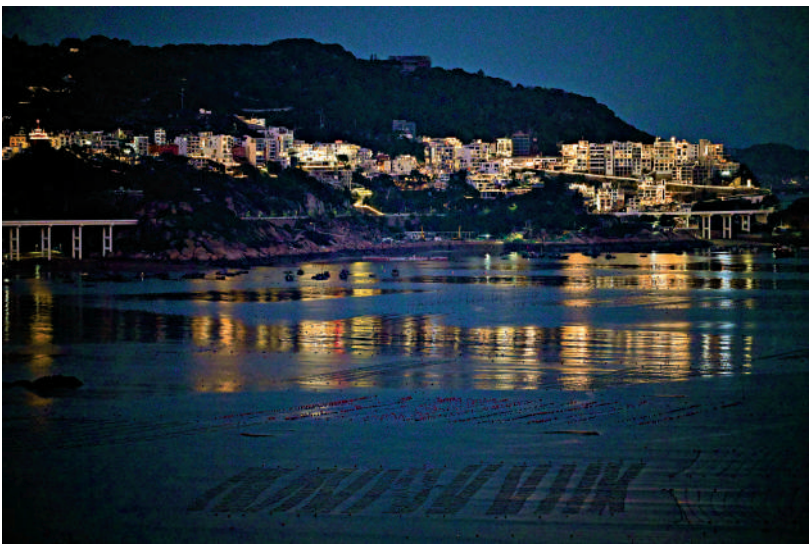
山河的治癒

宿，一座面海帶小院的白色小樓。房間在四樓，落地窗外，正對大海。窗邊設計了一個長榻，坐在榻上，一小杯茶，滿滿一大窗的海，滿滿一大窗的晚霞——這樣的愜意不知羨醉了多少人。

餐廳在隔壁一座小樓，我們特意選了樓上室外平台。叫了兩扎啤酒，一條清蒸魚，一盆海鮮麵。還沒來得及吃，霞光先上桌了。天邊先是淺粉粉紅，漸漸濃起來變成橙粉，又暈出點淡紫、紫紅、黛紫，海面隨之柳暗花明，避風港裏泊着幾隻小船。

——恍然覺得這晚景似曾相識。想起在香港西九龍的高樓上，與好友一邊享用精美料理，一邊俯瞰維港海景。那天乘船往湄洲島也有恍若在香港乘街渡去離島的感覺。當年夕陽，此時晚霞；那年香江，今日東海。忽然意識到，我對大海和大海所附帶的一切，如此親切熟稔，就是因為香港。大海的種種，總讓我想起香港。

請服務生幫忙拍照，我們笑，她也笑，一點不假裝的非職業微笑。我問服務生是不是在這兒工作很開心，她笑答：「是啊！天天看海看日落，客人開心，我們更開心。」民宿的老闆就是霞浦人，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前幾年回家鄉開了這家民宿。最初就十間房，後來



生意越做越好，又盤了幾處小樓。房間和餐廳都是請專業設計師設計的，風格簡約乾淨，外立面都是白色的，沒有多餘裝飾，沿台階圍牆種植着多肉，一蓬三角梅從樓角垂下，玫粉色，開得正旺，只此一蓬。

啤酒蒸魚就着晚霞海風，萬事足矣。

東壁村幾乎家家開民宿，造型各異的白色小樓依海而建，夕陽下高低錯落，真有幾分小希臘的樣子。

東壁村名「東」實則面對西部海面，看日出要繞到花竹村，兩地相距二十分鐘车程。上好凌晨四點半的鬧鐘。車子沿着山路，路上黑黢黢的。小村樹叢快速閃過，偶爾空隙處，已可見橘粉色微曦頂起沉沉夜霧——天光可期。

花竹村村口觀景台已有幾個人影，找了個位置站定，望向海面。雲與山是連着的，都呈烏黑色，但山兩邊海面已有一道粉紫霞光緩緩托起。看起來黑雲黛山那麼沉重，但彩光的力氣更大，撐起的彩色縫隙越來越寬，越來越大。海面也在悄悄助力，一道一道亮起來。粉彩不停地塗，不停地加顏料。在山左邊暈出一道橘黃，在山右邊發出一塊藍粉，黑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往我們身後跑，山頭的層雲越來越薄，天色越來越淺，海面上的圍欄越來越清晰——終於，山就成了青山，天就成了藍天，雲就成了彩雲，一道金光從山尖雲後透射，啪地一聲，太陽明眸一瞥，海面頓時金粉粼粼。遠處的島、近處的船，都鍍上了層金邊。日出就好了！背後的花竹村雞鳴連綿，霞光披彩。人們遲遲不願散去。

我才注意到村口立著一塊石碑，上寫「多麼有福與這輪日出，同處在這個空裏」。觀一場日出，賞一場日落，就像過完了一生。我們曾經觀看了好多場的日出日落，往後還要去觀無數場。那該多有福！

◀福建霞浦東壁村背山面海。 中新社

在呼倫湖畔拾起神鵑的遺珠



繽紛華夏 杜明燕

當車輪親吻呼倫貝爾大草原時，我感覺胸腔裏的心臟猛地顫了一下——原來「廣袤無垠」四個字，竟能在現實裏具象成如此驚心動魄的模樣。目力所及之處，蒙古高原的峰巒如遠古巨獸起伏的脊背，山與山之間蜿蜒的谷地像被天神用巨斧劈開的溝壑，而我們的車不過是這莽蒼天地間一粒渺小的塵埃。細密的草甸在車輪下延展至天際，每一株草葉都像是鐫刻着游牧民族密碼的古老文字，在風中簌簌作響，那沙沙聲既像古老牧歌的吟唱，又似千軍萬馬奔騰而過的回響。我搖下車窗，任由帶着青草香的勁風撲在臉上，鼻腔裏瞬間灌滿了草原獨有的野性氣息，那一刻，我竟產生了一種錯覺：仿佛自己正騎着烈馬，跟隨成吉思汗的鐵騎奔向未知的遠方。

突然，一抹幽藍刺破蒼穹——呼倫湖，那片被

牧民稱作「達賚湖」的草原之海，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撞入眼簾。不同於江南湖水的婉約，它裹挾着吞噬天地的氣魄，湖面翻湧的浪花恍若金戈鐵馬踏碎的雲霧。當車子最終停在拴馬樁下，我望着這尊傲然挺立的天然石柱，目光卻無法從它身上移開。恍惚間，我彷彿看到八百多年前，那位草原霸主的戰馬正踏空長嘶，馬蹄揚起的塵埃裏，藏着改寫世界版圖的雄心。

在牧民心中，這片浩瀚水域就是他們的「海」，滋養着草原。它還有大澤、俱倫泊等一大串古稱，每一個名字都藏着歲月的故事。蔚藍色的湖水宛如草原的眼睛，倒映着藍天白雲與連綿山巒，天地仿佛在此融為一體。靠近湖岸的坡地上，野韭菜「海拉爾」肆意生長，粉白相間的花朵，為

雄渾的原野添了幾分靈動。成群的牛羊悠閒地啃着草，牧人騎着駿馬揮鞭長調，那悠揚的歌聲在天地間迴盪，滿是對生活的熱愛，這一切美得如此不真實。

正當我沉浸在李准先生「達賚湖邊野草花，瑪瑙灘上浪淘沙」的詩意中時，鞋底突然硌到硬物，目光不經意間被腳下一抹跳躍的粉紅攔住。彎腰撥開草叢的剎那，一枚裹着霞光的瑪瑙正躺在掌心，溫潤的觸感竟帶着體溫，這就是傳說中「海蘭神鵑血染」的石子吧。此刻在陽光下流轉着奇異的光暈，彷彿將那段草原爭雄的歲月，凝練成了永恆的晶石。聽當地老人講，相傳當年鐵木真大戰塔塔爾部時，在形勢最危急的時刻，海蘭神鵑捲起湖底鵝卵石砸向敵軍，自己卻中箭血染石子。大汗被神鵑

壯舉震撼，率領聯軍一舉消滅世仇，最後將牠安葬在湖畔高山，讓這些染血的瑪瑙石永遠陪伴着忠誠的夥伴。撫摸着手中的瑪瑙，我彷彿觸摸到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感受到了神鵑的忠誠與無畏。

如今，北方游牧民族「你方唱罷我登台」的硝煙早已散去，但呼倫湖畔的神鵑遺珠依舊迷人，這裏的瑪瑙紅的似火，粉的嬌嫩，綠的清澈，藍的通透。我小心翼翼地將撿到的瑪瑙攥在手心，猶如握住了一段塵封的歷史。我想着，回去後一定要把它打磨成飾品，無論收藏還是佩戴，這都是呼倫湖贈予我的珍貴禮物，承載着自然的饋贈和古老的傳說。它像一粒凝固的湖光，一枚沉澱的歷史印章，每當我凝視它時，就能從中汲取面對生活的力量。

這片草原、這汪湖水、這枚瑪瑙，早已不再只是風景與玩物，它們是活着的記憶，是流淌在血脈裏的文化基因，讓人們永遠記得：在遼遠的北方，有一片遼闊的大草原，草原的盡頭是大海，那裏的每一粒瑪瑙都在講述着不朽的歷史。